



冀中五分区与十分区的后方基地 —— 十渡

刘文江 *

冀中五分区、十分区抗战

1937年10月14日，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第一三〇师六九一团在团长吕正操率领下，在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1938年1月，人民自卫军和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结束在冀西的整训返回冀中。1938年2月，人民自卫军派遣独立第一团开赴大清河北霸县、永清、安次、固城、武清等地区，开辟了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冀中军民粉碎了日军对安国、新安、献县、任丘、河间等地的第一次围攻，至此，冀中平原西迄平汉、东至津浦、北抵平津、南达德石（未成）铁路的广大区域基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控制，建立了30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建立了抗

* 刘文江：房山区史志办原主任。



日群众团体。冀中区平原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并与平汉路西的山区、半山区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

1938年4月21日，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城召开，会议决定改冀中省委为冀中区党委，成立冀中军区和分区，统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纵队兼军区，军区下分一分区、二分区、三分区、四分区。1938年9月，活动在霸县、永清、廊坊一带的八路军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建立第五分区。1940年8月，冀中五分区改称十分区。

1940年8月，中央决定，冀中军区十分区接受冀热察挺进军和冀中军区的双重指挥，十分区党委由冀热察区党委领导。冀中十分区，位于平汉铁路平保段东南、北宁铁路平津段西南、大清河以北三角地带，处于北(京)平、天津、保定三个城市之间，成为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武装力量与日伪军斗争最为激烈的区域之一。十分区划归冀热察区之后，平西根据地可以作为冀中部队的后方，在情况紧张时期，部队可以拉到平西山地休整。对平西来讲，冀中丰富的物产，可以帮助平西解决粮食供应困难问题。十分区划归冀热察挺进军指挥以后，冀热察区原本对北平市形成的西南、西北和东部三面围攻之势，加上南面十分区的力量，就对北平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

建立十渡后方基地

房涿涿平原是冀中十分区和平西抗日根据地、晋察冀一分



区的交会地区。穿越房涞涿平原的拒马河，穿越易县、涑水、房山、涿县，流向白洋淀，是连通平西与冀中的纽带。房山县十渡位于拒马河从太行山余脉、恒山支脉山谷流向房涞涿平原的峡谷隘口，山峰险峻，沟谷纵横，交通不便，易守难攻，便于隐蔽。抗战时期，十渡先后属于房良联合县二区和房涞涿联合县二区，是房良县、房涞涿联合县、房山县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区。抗日战争时期，十渡地区一直是冀中五分区和十分区的后方基地。



1938年9月，刘秉彦带领第三纵队第一支队北上先锋队工作团进驻十渡地区，刘秉彦住在西庄村，政治部主任白振刚住九渡村。工作团成员大多是投身革命队伍的青年学生。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工作团书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到各村成立抗日救国动员会，组织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激起了十渡人民的抗日热情。工作团在十渡办起第一所抗日小



学。校址设在十渡隗和田东屋（后被鬼子扫荡烧毁）。工作团成员自任教师。学生来源于贫雇农家庭，所用课桌是八仙桌和炕桌，课本是八路军油印的麻纸课本。

1938年11月，日军出动配有飞机、坦克、骑兵的日伪军6000余人，对冀中五分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奋斗，刘炳彦带领的三纵队一支队一大队和孙然率领的冀游北上先遣支队协同作战，在永清县全歼华北皇协军先遣司令部副司令官以下500余人，然后跳出合围圈，安全转移到十渡地区休整。

1938年11月（该时间，房山县石门村的资料为1938年，涞水县的资料为1939年，朱占魁的回忆录为1940年），为了应对日军对平津保三角地区西部更加频繁的突袭、扫荡，保证冀中五分区后勤工作和医疗工作安全，遵照上级指示，冀中五分区在涞水县石亭地区和十渡前后石门、平峪一带山区建立了后方留守处。

五分区供给部部长杜求古任留守处主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卢晓任政委，五分区的修械所、被服厂、医院、专区银行、染布、缝纫以及重要物资和部分重伤员均转移到平西根据地的前后石门，印刷厂、铁工厂住在平峪村，被称为“八大处”。指挥部设在前石门村后头院里张玉珠家。五分区司令员朱占魁曾经几次住在前后石门村。

朱占魁在回忆录中写道：冀中五分区司令部经过研究决定，军分区卫生部的医院、后勤部的被服厂、铁工厂等，所有随部



队行动的家属和老弱残干部，都搬到平西山区去。指定杜求谷、卢晓、赵庆恩三个人负责后方的领导和管理工作。调电台上的指导员王洋任后方留守处的政治指导员，负责后方人员的学习和工作，护送的部队是冀中五分区二十七团的二营。

五分区运往前后石门的物资有被服厂的几十台缝纫机、布匹，铁工厂的工具、原料，转移到前后石门的人员包括被服厂、铁工厂的全体工人、医院的全部重伤员和部分轻伤员、部分干部和随军的家属。朱占魁提到的人员有：干部杜求古、卢晓、赵庆恩、王祥，医院的大夫高付克、田鲁和、王永宽、郭凌西，家属朱占芳、王希贤、张淑媛和李庆祥、王长庚的妻子，铁工厂厂长孙才和木工杨庆元，工作人员里面有吕英。

战争年代的人们，干劲儿大。在后方工作的同志，忘我劳动是无条件的。干的速度快和时间长，常常是饿着肚子干活，一切都是为着战事的需要，一切都是为了抗战的胜利，所以他们搬进来以后，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就开始工作了。军工厂夜以继日地制造手榴弹、地雷，修理枪支，为部队做军衣。后方医院经常都有地方担架队运来的伤病员，接受医院治疗。

工厂需要的粮食和原材料，大部分靠分区派队伍由平原往山里送，运输工作主要靠人力挑、背。往山里运粮、运物资等要过日伪军的封锁线，要打仗，要伤亡人。所以人们吃饭时常常说：我们吃的是战士的血和汗呀。铁工厂厂长孙才同志，对工人最爱说这句话。

群众的力量是大的，运一次，接着运一次，一次又一次地



运进了大批的粮、布、棉、钢铁和药品仪器，包括在打狗运动中收购来的几千张狗皮。

十渡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西南部山区，东有大房山，北有大游龙山，西南是太行山余脉，西和北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靠近房涞涿平原地区，便于五分区部队进出。十渡地区交通不便，侵华日军的机动部队难以进入。所以从冀中五分区建立后，十渡便是五分区（十分区）的后方基地，由于后方留守处在前后石门和平峪，所以五分区（十分区）要轮番到十渡地区整训，既是整训，同时也是保护后方基地的生产安全和运输安全。十渡的十几个村，都住过五分区、十分区的伤病员，都住过来十渡休整的五分区、十分区八路军。

1939年8月，冀中五分区三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在大队长刘秉彦率领下，在涞水县太平庄和前石门、后石门地区整训，后回到五分区。

1940年3月至5月，五分区二十七团、三十二团奉命到平西涞水县车厂地区、房良联合县十渡地区整训。在整训中，两团多次执行掩护民工从五分区向房良联合县石门、平峪留守处运送军需品和军粮任务。

1940年9月底，三十二团调往平西十渡地区休整，住在房良联合县马安村东戍片。

1941年2月至5月，二十七团到平西房良联合县十渡地区修整。整训的口号是：向铁的党军化前进。休整时间为三个月。

1943年春天，冀中十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孔亮率领分区



特务大队、三十五区队二大队、四十三区队一大队，在房涞涿联合县十渡地区整训。

1943年4月，冀中二十七团（代号闽西部队）在房涞涿联合县十渡集训，组织了老帽山阻击战。

十渡人民支援冀中部队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十渡地区的平西军民与五分区、十分区的干部战士共同谱写了拒马河畔的抗日赞歌。

阎立宣副司令员带领五分区家属十渡避险

1940年4月，华北日军扫荡冀中五分区，冀中五分区副司令员阎立宣奉命到平西房良联合县石门主持军分区后方留守处的工作。五分区留守处一部分在涞水县高庄，主要是部队家属。军工生产主要在房良联合县十渡的前石门村、后石门、平峪村。

1940年农历九月，日军对平西根据地开展进攻和扫荡，给后方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和损失。部队作战，家属不能随营，留在后方。由于叛徒告密，55岁的阎立宣副司令和朱占魁57岁的父亲，带着几十口老老少少，绕山道而行，向房良联合县平峪村转移。

队伍中，有60多岁的缠足妇女，有刚出生两三个月的婴儿，有接近产期的孕妇，且都是平原人，没有见过山，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爬越重重高山更为困难。一天，一行人爬到一个山



坡上。阎立宣副司令员实在走不动了，靠着一块大石头坐下来，大胡子也顾不上捋了，急忙让战士陈宝山从褥套里拿出一白菜帮儿，大口小口地吃进去，才缓过精神来。家属们看了，心疼地抹眼泪，更增加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增强了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的勇气。几十位家属在阎副司令的率领下征服了崎岖山路，到了十渡地区的山上。无粮、无水，没有屋子避山风的寒冷。天黑以后朱占魁的父亲带着人，背着几个水壶，下山找水。摸了半夜，找到一个独立的房屋。没敢去叩门，只是在旁边的泉水装了水，摘了几个倭瓜蛋，每人吃了一个压了压心慌，把其余的几个带上了山。天亮了，每人只能吃上两片儿生倭瓜，喝两口冷水。一天，下山寻吃喝的人被老乡发现了，那人告诉他，日本鬼子往外撤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带着干玉米，回到山上，让人们吃了，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劲儿都上来了。大家慢慢地下山，到了平峪村军属李庆海家。





日军的扫荡刚过，没有别的东西可吃，李庆海一家便把山坡上的干玉米棒弄来，煮熟给他们吃，但吃不到盐。一位家属说：这回可知道盐宝贵了，死不了，回家去可不能浪费一点盐啊！

已经是深秋，大家没有棉衣，阎立宣副司令员派人找留守处的人，找出一些白布和棉花，给每个人做一身棉衣。人们在移动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他们就像是一群绵羊。日伪军全部撤走后，一部分家属才离开平峪。

十渡人民用生命保护伤病员和军需物资

1940年秋，日军对十渡地区大扫荡之前，房良联合县委区委得到情报之后，立即组织各村实行坚壁清野。

在前石门村，十分区留守处接到上级通知，八大处领导向村长李瑞交代，让他负责组织干部民兵与兵工厂工人一起坚壁清野，把八大处的所有军用物资用三天三夜时间都隐蔽起来。村里立即组织干部民兵，共分四处进行了秘密掩藏。在村里有两处，一处藏在张玉恒房后的地窖里、一处藏在了李明房后的地窖里。在野外，一处藏在十三亩地北埝根的地洞里，一处埋藏在刘财坨的山洞中。

日军进石门村以后就把没有跑掉的百姓都聚集在村后坡的大庙前，把抗联主任张玉清、李凤瑞（村干部）抓住，要他们交出八大处其他东西来。张玉清宁死不屈，日军用脚踹、用枪托砸、用刺刀刀尖扎，张玉清誓死不做叛徒，怎么拷问，都是三个字：“不知道。”日军恼羞成怒，将张玉清枪挑在庙前。



由于残暴的日伪军既没有抓到共产党干部，也没有把隐蔽的军用物资搜出来，就对前石门村实行了血腥残暴的镇压和屠杀，把全村的房子几乎全部烧毁，奸污多名妇女，枪杀多名老幼。

在平峪村，村里组织干部民兵坚壁八路军十分区补充营的步枪 400 多支，十分区印刷厂石印机 4 台，十分区铁工厂机械、手榴弹、地雷等，十分区八路军军装 500 余套、粮食 4 万余斤。埋藏其他部队军粮 4 万斤，最大的坑埋粮食 1 万斤以上。日伪军在平峪村搜查了一天都没有得到一粒粮食。在掩埋军粮时，先挖坑，把挖出来的土运到别处去，然后把军用品和粮食放进坑里埋好，再用牛把整个地块翻耕，用笆盖平，把上下几块地同时耕好。从远处看，就是秋天刚耕过的地。十分区领导从外线作战回来，看到枪支、弹药、粮食、机械、服装无一丢失，伤员痊愈，身体健壮，给予了高度赞扬和鼓励，称赞平峪人民诚实于解放抗战事业。十分区领导特杀猪设宴，招待平峪村全体干部。为此，平峪村流传着一句话：八路军老百姓是铜帮铁底一条船。

在马安村，干部群众克服了种种困难，以最快的速度将 18 万斤粮食迅速坚壁了起来，将十分区部队的 44 名伤员安全隐蔽在西戎片的深沟里，村民兵基干队组织游击组，在上下山口站岗放哨，为伤员送水送饭。扫荡结束，八路军伤员安全归队。



冀中烈士永垂不朽

冀中十分区部队在十渡休整期间，为保卫抗日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大牺牲。

马安村东戍片遭遇战

1940年秋，冀中十分区的一个团部[老百姓只记得是五分区(十分区)部队，一说是二十七团，一说是三十二团，查看《冀中十分区大事记》，东戍片的部队应该是三十二团。参加南岭阻击战的应该是二十七团，住在房良联合县马安村东戍片。部队的战士都很年轻，被老百姓称为“小八路”]。据老百姓讲，部队领导在与其他部队通电话时，被日军侦察兵窃听，了解了部队的情况。农历九月初一，日军分三路向东戍片靠近。一路由八渡出发，沿十渡的东坡，绕道五合与马安交界的墓口安，占领了东戍片的东山顶，居高临下，压制八路军。一路由十渡与马安相通的河沟，沿城墙向东戍片进攻，一路由西戍片方向，向东戍片进攻。住在东戍片冀中十分区的部队都是来自平原，不熟悉山区地形。头天晚上，准备爬上东坡的山顶(大墓安)，但爬到半山处就爬不动了，没有爬到山顶。所以，没有发现摸上山顶的日伪军。天一亮，战斗打响了，八路军发现日伪军占领了制高点。日伪军从山顶向八路军猛扑。八路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三面受敌，只能沿着山坡向马安的墓安、南岭、菩



萨岭方向北撤。由于日军控制了东戌片的制高点，用机枪封锁了墓安、南岭方向。日伪军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对不熟悉山地的八路军进行了疯狂追杀。从墓安到南岭、直到小东江，都有被打死的八路军战士。这次战斗，八路军伤亡了百十人。

战斗结束，日军从十渡撤退后，马安村民在不同的地方，把战死的八路军战士分别埋葬了。

马安南岭阻击战

日军扫荡房良联合县十渡抗日根据地，马安村的人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实行了坚壁清野。为了防备日伪军的突然袭击，村里派出民兵在村口的各个交通要道上布置了隐蔽哨。一有情况，哨兵立刻敲响铜锣，通知乡亲们迅速转移，隐蔽到山沟里去。





1940 年底的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突然，一阵紧促的铃声把人们从梦中惊醒。当时驻扎在马安的八路军某部队立即派出一排的战士，到南村口的南岭去阻击日伪军，其余的立刻帮助人民群众迅速撤离村庄。

南岭，位于马安村口的大路东侧。在两座小山中间有一个凹下去的山坳，冲南斜对着马路，是一个很好的伏击点。战士们赶到这里，日军的大队人马扛着膏药旗也耀武扬威地过来了，眼看就要通过这里，进入村庄了。战士们来不及修土壕，依着山脚、大石头、土坎与日伪军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趾高气扬的鬼子兵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遭到伏击。枪声一响，吓得汉奸、鬼子爬的爬、跑的跑。直到日军军官发现是“小股八路”时，才逼着部下进行还击、抵抗。接着，便发起了冲锋。

八路军阵地的前面是一道五丈多高的悬崖，战士们居高临下，地形有利。而日伪军冲了几步就不冲了，他们上不去。气得日伪军呜哇怪叫，全都趴下，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向八路军的阵地上射来，打得碎片飞溅、黄土弥漫。八路军指战员在土雾里抗击着日伪军，打得鬼子汉奸死伤一片。

太阳出来了，照耀着硝烟朦胧的战场，八路军战士的伤亡在不断地增加。村里的群众、部队都转移了，阻击任务完成了。八路军战士开始组织撤退。就在这时，八路军战士的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好几个战士倒下了。

原来，一个汉奸领着日军从后面的墓安沟包抄上来，包围了战士们。情况危急，战士们腹背受敌，撤退是不能了。于是，



他们又伏下身体与日伪军对射着。一个汉奸尖着嗓子喊：“喂，快投降吧，你们跑不啦！”没有人搭话，回答的只是瞄准的枪声。组织了几次突围，但都失败了。

战斗一直进行到半前晌，最后的一名战士牺牲了，阵地上的枪声停止了。我们一个排的八路军战士，为了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八路军战士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作为纪念的遗物，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留下。马安的人民把他们的遗体掩埋在他们战斗过的地方。